

『清实录』新疆资料辑录

道光朝卷一

新疆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道光朝卷一

宣宗实录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至道光八年十二月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周轩 修仲一 整理订补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. 道光朝卷 1/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. 周轩,修仲一整理订补. —乌鲁木齐:新疆大学出版社,2009. 1

(《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》丛书)

ISBN 978-7-5631-2169-4

I. 清… II ①新… ②周… ③修… III. 新疆—地方史—史料—清后期 IV. 294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7386 号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道光朝卷一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周 轩 修仲一 整理订补

* * *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 830046)

邮购电话:(0991)8582182 传真:(0991)8582431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制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4.375 印张 360 千字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38.00 元

宣宗实录(一)

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癸未(二十九日 1820 9 5)

命巴里坤领队大臣果齐斯欢回京，以头侍卫伊丰额为巴里坤领队大臣。

(卷1 页85)

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丁亥(四日 1820 9 10)

又谕(内阁)，皇祖高宗纯皇帝升遐之时，皇考大行皇帝降旨遵照雍正十三年旧例，著蒙古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台台，内有未经出痘者，俱不准其来京。今朕恭奉皇考梓宫进京，其有未经出痘者，仍著不必来京……而各游牧处所，亦需人办事，著理藩院，将现在游牧之内扎萨克、喀尔喀、归化城、杜尔伯特、乌梁海、土尔扈特、和硕特等处蒙古王、公、额駙、台吉及回子伯克等，概行停止来京。

(卷2 页92)

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癸丑(三十日 1820 10 6)

命刑部查办新疆、黑龙江等处军流到配未滿三年人犯。

(卷4 页114)

是月，西宁办事大臣素纳奏，伊犁、塔尔巴哈台所属喇嘛格斯贵、鄂左尔等，赴藏熬茶，沿途染病，应给路引，并派兵弁护，以资约束，其染病不能前往者，分别留养。得旨，理宜

如此。

(卷4 页114)

乌什办事大臣巴哈布奏，八月十一日申刻，卡外有安集延、布鲁特滋扰，现带兵三百名，兼程前往喀什噶尔防堵，并传示各属回众，守业安居，严饬阿奇木伯克鄂斯曼等妥为管束，一路卡伦添兵严密防守，报可。

(卷4 页114~115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丁巳（四日 1820 10 10）

巴里坤领队大臣伊丰额因病解任，命俟病愈时，仍在头侍卫卫续办事章京上行走。赏降补主事、前任盛京工部侍郎多山二等侍卫，为巴里坤领队大臣。

(卷4 页117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戊午（五日 1820 10 11）

命叶尔羌帮办大臣福勒洪阿、伊犁领队大臣金保、阿勒罕保回京。以头侍卫庆通为叶尔羌帮办大臣，赏降补蓝翎侍卫、前任护军统领阿兰保三等侍卫，二等侍卫舒伦保头等侍卫，为伊犁领队大臣。

(卷4 页117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庚申（七日 1820 10 13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庆祥奏，伊犁河节年北徙，逼近城垣，急需疏筑，以资保护一折。伊犁河本距惠远城南数里之遥，因北岸土性沙松，近年河流北徙，逼近城垣，自应及时修筑，以资捍卫。据庆祥委员逐细查勘，请将已淤之察哈尔河二道展宽挑深，并将南北坐湾之处多挑引河，建筑各坝，逼溜南趋，复于城西南

角顺筑长堤，以卫城垣。著即照所请办理，所有估需银一万三四千两，先借款给发，另行筹款生息，分年归还，至温承惠屡经办过大工，于河务素所谙悉，此项工程，即责成温承惠妥协经理，务令将河渠挑挖深通，堤坝修筑坚固，俾边徼城垣永资保护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（卷4 页120）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据斌静等奏，图舒克塔什卡伦外之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苏兰奇，串通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滋事，贼众约有三百余人，业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官兵杀伤，并将伊斯里克卡伦马匹抢去，其呈报公文之马兵二名，已被贼匪杀害。色普征额带同官兵追捕，杀贼五十余名，生擒贼八十余名，贼即纷纷逃窜出卡。现调叶尔羌官兵三百名，乌什官兵三百名，伊犁预派兵二千名，俟官兵到来，即带兵进剿等语。此事恐斌静不能办理，色普征额亦仅能带兵，未能筹画全局，调度得宜，著庆祥接奉此旨，即日选派得力将备兵丁，星夜兼程，驰赴该处，将为首滋事贼匪，奋力擒捕，讯明谋叛情由，按律严办，其余胁从之犯，不可株连，妄加杀戮，致令各回众相率惶惧，别滋事端，是为至要。再此次苏兰奇等滋事，究因何起衅，是否系内地官兵，因事激变，并著庆祥到彼后，详细察访，如有激变情事，据实参奏，勿得稍有瞻徇。其伊犁将军事务，著庆祥于领队大臣内，择一老成晓事者，令其暂行代办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4 页120）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辛酉（八日 1820 10 14）

叶尔羌办事大臣长庆、帮办大臣福勒洪阿奏，八月十三日，接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等咨称，该处卡伦以外，布鲁特、安集延回子变乱，调取官兵，当即拣选绿营精壮兵三百名，派游击

马金魁、都司姜邦治等管带，于次日起行，飭令迅速前往，臣等督率副将曾受、防御伯岁等，镇静操防，现在叶尔羌城乡回众，乐业如常，边境均极静谧。得旨，小心镇静防守，毋稍疏懈。

(卷4 页121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壬戌(九日 1820 10 15)

以伊犁领队大臣金保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。

(卷4 页123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甲子(十一日 1820 10 17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本日据斌静等奏，逆犯苏兰奇等聚众滋事，前经色普征额剿毙并生擒一百余名，余众二百余名已窜出卡外，现在所调叶尔羌头起官兵一百五十名已到，派员管带，星驰赴营，其二起官兵一百五十名，斌静留守城池，色普征额管带叶尔羌官兵及索伦、锡伯、伯克回兵进山追捕，并讯据活贼安集延回子迈玛特里提普供称，张格尔于本年五月内，曾向霍罕伯克爱玛尔借兵，来抢喀什噶尔，未允，遂纠同苏兰奇，并图尔第迈莫特之子胡则，会集三百余人前来滋事，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城池烧毁，戕害副护军参领音德布，并满兵十三名，余丁一名，玉斯图阿尔图什六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亦被戕害等语。庆祥接奉前旨，自己带兵星驰前往，相机剿捕，惟是苏兰奇系布鲁特比，因何遽尔生心，谋为不轨，欲占据喀什噶尔城池，其中必有起衅根由，萨木萨克之事，传闻异词，张格尔是否果系萨木萨克之子，虚实未定，图尔第迈莫特前因孜牙墩谋逆案内凌迟处死，其子胡则数年来逃往何处，此次带兵前来，其意可知，庆祥到彼，均逐细察访明确，据实速奏。至斌静前调叶尔羌官兵三百名，原为剿贼，今仅令一半随同色普征额前往追捕，以一半留守城池，城池固属紧要，但本城自有官兵防守，看来斌静竟系恇怯无能，留以

自卫，设色普征额兵力单弱，致有挫失，殊于国体攸关，庆祥一到，当鼓励将弁兵丁，迅扫贼氛，以靖边圉，勉之。其守卡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及满兵伯克等，查明实系御贼被戕，即行奏请恩施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4 页125~126）

乌什办事大臣巴哈布奏，八月十五日，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等咨称，安集延、布鲁特等谋逆，调乌什绿营官兵备用，随拣派参将林向荣、都司德亨等，带领精壮兵三百名，于八月二十日由乌什西边固勒扎巴什前往，复恐乌什回子等闻知派兵，未免惊疑，飭令署阿奇木伯克鄂斯曼，传谕所属回众，各安生理，并于乌什西边通喀什噶尔要路，所设巴什雅哈玛等六卡伦，各添满洲兵五名驻扎防守。得旨，所办甚是。

（卷4 页126）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丙寅（十三日 1820 10 19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庆祥奏，喀什噶尔卡伦外布鲁特滋事，预派官兵一折。此事前据斌静奏到，已两次降旨，谕令庆祥前往查办矣。斌静原奏内称，系苏兰奇串通张格尔滋事，苏兰奇系阿瓦勒之孙，博硕辉之子，阿瓦勒在乾隆三十年平定乌什叛回时，曾经出力，博硕辉并曾赏给二品翎顶，苏兰奇袭职受封，安居已久，何以此次忽萌异志，且仅有众三百人，遽思抢掠城池，谋为不轨，亦觉太不自量，恐斌静前奏，尚多不实不尽，庆祥须详加访察，并讯获犯供词，如内地官兵有激变情事，或别有起衅之由，即行据实参奏，不可稍有隐饰。又前奏称有西布察克爱曼布鲁特比拜呢杂尔伊里斯莫特等，前来告求助剿，其情是真是伪，亦不可不防。庆祥到彼后，察看大局，相机妥办，擒缉贼首，解散胁从，勿妄杀戮，以安众心而靖边圉，是为至要。将此由五百

里谕令知之。

(卷4 页127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壬申(十九日 1820 10 25)

谕军机大臣等，前据庆祥奏，惠远城外伊犁河急须疏筑，派令温承惠协同领队大臣绥福、图博特查勘办理。现将温承惠释回，该处工程，本有绥福、图博特二人，着庆祥另于伊犁废员内，拣派一员，帮同经理。该将军接奉此旨，即飭令温承惠迅速起程来京可也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(卷5 页133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乙亥(二十二日 1820 10 28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本日据斌静等奏，色普征额带兵出卡剿捕，贼匪苏兰奇等带领匪众，由山僻处奔窜，追至巴勒滚山内，杀贼三十余名，擒获活贼二十余名，讯供后俱已正法。又拿获布鲁特岳哈西第一名，讯据供称系图尔第迈莫特之堂第，因孜牙墩谋逆案发，逃至安集延爱玛尔地方。本年七月间，会同张格尔等犯卡，杀伤官兵，因官兵追捕，奔出卡外。色普征额将该犯解交斌静审办，斌静将前此拿获逆匪八十余名，均于取供后即行正法等语。此案苏兰奇等，纠结谋逆，仅有贼众三百余名，连次据斌静等奏报，剿杀生擒者已有一百余名，其余贼众无多，何以至今尚未扑灭净尽，逆首苏兰奇、张格尔亦无下落，其所获活贼，自应先将起衅缘由讯问明确，并查明孰为起意，孰为胁从，分别办理，乃色普征额将卡外所获之贼，全行正法，但云俱系情罪重大，并无切实犯供，恐系斌静等因事激变，此时转妄行杀戮，希图灭口。边陲重地，所关甚巨。庆祥接奉此旨，自己带兵驰往，即迅速前进，赶抵该处，速将贼首苏兰奇等，设法擒获，扫除余氛，并细访起事根由，该处回民众多，必不能掩人耳目，庆祥察

访真确，如实有激变及妄杀情事，即行据实严参，不可瞻徇讳饰。斌静等折著发给阅看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(卷5 页135)

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己卯(二十六日 1820 11 1)

谕内阁，新疆军台遣戍大员内，麒麟保、贵庆、讷尔松阿、秀宁、舒当阿俱著加恩释回。德泰著仍遵皇考前旨，再留六年奏请。张五纬、富纶，著再留三年奏请。

(卷5 页137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丙戌(三日 1820 11 8)

伊犁将军庆祥奏，准斌静等钞折移知。余匪业已歼擒殆尽，其首犯张格尔、苏兰奇等，似不能再有勾结，可期速获，如果实系穷蹙窜匿，或应力擒，或应诱取，现已飞咨斌静等，查访明确，相机妥办，报闻。

(卷6 页142)

以杜尔伯特贝勒贡楚克扎布为副盟长。

(卷6 页142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壬辰(九日 1820 11 14)

以吐鲁番屯田丰收，予员弁议叙，赏兵丁一月盐菜银。

(卷6 页147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己亥(十六日 1820 11 21)

以阿克苏乌什屯田丰收，予员弁议叙，赏兵丁一月盐菜银。

(卷7 页152)

赏伊犁惠远城运粮兵丁一月盐菜银。

(卷7 页152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辛丑(十八日 1820 11 23)

又谕(军机大臣等),本日据斌静等奏,绥福驰抵喀什噶尔,会同酌办情形,所奏殊未明晰,斌静等发此折时,距张格尔、苏兰奇等滋事之日,已一月有余,其何以起衅缘由,岂有仍未查明之理。色普征额既已率众剿杀贼众多名,追出卡伦,何以张格尔、苏兰奇忽杳无下落。前此色普征额所获活贼二十余名,及解交斌静八十余名,正可根讯确供,又何以全行正法,究竟所杀是否逆贼,抑系无辜布鲁特,或系无辜回民,斌静等一味滥杀,以期灭口。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,及经查办,皆无其人,此次张格尔称系萨木萨克之子,何以突如其来,苏兰奇祖父著有劳绩,伊亦赏加翎顶,素为出力,何以遽萌异志,且贼众仅三百余人,辄敢图不为轨,均非情理,其中必另有激变缘由。又或斌静等恇怯无能,一闻讹言,遽尔张皇失措,办理乖方,以致边人惊窜。此时张格尔、苏兰奇二人毫无踪影,斌静等此次之奏,但称山内雪深草枯,兵难行走,看来伊等之意,竟系全无把握,希图含糊了事。前已有旨,令庆祥驰赴喀什噶尔查办,著即迅速前往该处,查明起事根由,或应带兵追捕首逆,或应传檄谕令缚献,一面抚定边疆,一面将实在情形据实奏闻,以凭核办。至福绥本系庆祥派往之员,庆祥到彼后,即随同庆祥办事,不可再与斌静等会衔奏事,扶同支饰。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庆祥,并传谕绥福知之。

(卷7 页154~155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壬寅(十九日 1820 11 24)

谕军机大臣等,布鲁特滋事,前后据斌静等奏到三次,其因

何起衅缘由，总未据奏明。其擒获贼匪，色普征额处先行诛戮二十余名，解交斌静申办者，又续诛八十余人，并无一确实供词，曷不留要犯数名，以待复讯，其中必有办理错谬，是以滥杀灭口，甚有可疑之处。现在逆首张格尔、苏兰奇杳无下落，张格尔是否实有其人，从前屡传萨木萨克滋事，均属于虚乌有。此次张格尔称系其子，恐亦系谎播之词。至苏兰其，自其祖父，响化已久。嘉庆二十年孜牙墩案内，苏兰奇颇为出力，何以忽生叛志，均属可疑。庆祥现已驰往彼处，必当彻底查明。前所获之布鲁特虽已正法，该处回民及其他爱曼之布鲁特自必能知其详。庆祥访查明晰，如苏兰奇、张格尔实系纠合谋逆，此时虽逃窜无踪，必当设法购致，明正典刑，不可以道远雪大为词，颺颺了事，示弱边境。如张格尔并无其人，或苏兰奇并未谋叛，斌静等另有激变情事，其抢夺卡伦并非苏兰奇部众，斌静不为查明，遽行加兵，以致惊惶远窜，庆祥访有确据，即行据实参奏，不可代人受过。若稍涉瞻徇欺隐，将来别经发觉，恐庆祥不能当此重咎。该将军身膺重寄，边疆重地，务办理公允，以安众心，方为不负委任也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7 页155~156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申（二十五日 1820 11 30）

命乌鲁木齐都统贡楚克札布来京，以成都将军德英阿为乌鲁木齐都统。

（卷7 页164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己酉（二十六日 1820 12 1）

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先福回京，赏镶兰旗满洲副都统百顺都统衔，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，以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吉勒通阿为正黄旗护军统领，二等侍卫吉灵阿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，

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巴彦巴图，署正黄旗护军统领。

(卷7 页165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庚戌(二十七日 1820 12 2)

命哈密帮办大臣明舒回京，赏已革西宁办事大臣秀堃三等侍卫，为哈密帮办大臣。

(卷7 页166)

嘉庆二十五年十月辛亥(二十八日 1820 12 3)

命前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成书，以四品京堂候补。

(卷7 页168)

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己未(六日 1820 12 11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庆祥奏，驰赴喀什噶尔查办布鲁特等滋事一案，接奉两次谕旨，先行覆奏一折。庆祥于途次接奉连次所降谕旨，现已兼程前往，计前月二十日后，已可抵喀什噶尔……现在各首逆俱已逃窜出卡，卡伦外冰雪在地，难以驻兵，该将军将预派官兵二千名停止前往，所办甚是。该将军如查明张格尔实有其人，胡则实有谋叛，苏兰奇实经助逆，访明各犯下落，或应购线缉拿，或应传檄擒捕，该将军自行斟酌办理，边疆以外，万不可深入穷追，别生枝节，庆祥接奉谕旨，即将查办实在情形，先行据实覆奏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(卷8 页175)

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酉(八日 1820 12 13)

又谕(内阁)，已革县丞曹自辉于国服百日内违例剃发，情罪重大。但该犯本系佐杂微员，不谙禁令，误听遗诏到日，始不剃发之言，冒昧犯法。且于剃发后仍照常出署，随同大众哭临，

以致被人揭告。其为陷于不知，尚非虚捏，较之乾隆年间金文波免死之案，情尤可悯。曹自燁著免其斩决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。

（卷8 页176~177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丙寅（十三日 1820 12 18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本日据斌静等奏，逆匪远飏，侦探无踪，暂为撤兵分守各卡一折。此折斌静等系于十七日所发，计庆祥二十日后即可到喀什噶尔，是斌静等明知庆祥将至，先为此一奏，以为站脚地步，就其折内声叙，绥福出卡伦行有六十余里，即与色普征额会晤，可见前此斌静等屡奏色普征额带兵出卡，入山穷追，分布侦探，全系虚词。看来色普征额不过带兵出卡行走数十里，即择有水草地方在彼驻扎，差遣一个回子前往侦探，及探无踪迹，则以大雪草枯，马匹瘦乏为词，搪塞了事。庆祥现已到彼，著即遵照节次所降谕旨，查明张格尔等是否实有纠众谋叛情事，抑另有起衅原由，或竟斌静等办理乖方，以致激变，据实参奏。斌静、色普征额历次奏折含混，于所获多犯，全行诛戮，不留一名讯取确供，其办理错谬，已咎无可辞，俱著先行解任，留于该处听候查办。现已将武隆阿授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秀堃调为该处帮办大臣。武隆阿令其作速赴任，秀堃本系庆祥带往，即令接印任事。斌静等原折著发给庆祥阅看，其折内所称撤兵及防守卡伦各事宜，均著庆祥斟酌妥协办理可也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8 页182~183）

赏前任福建台湾镇总兵官武隆阿副都统衔，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调三等侍卫哈密帮办大臣秀堃为喀什噶尔帮办大臣，赏河南道御史永明额副都统衔，为阿克苏办事大臣。

（卷8 页183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未（十八日 1820 12 23）

调叶尔羌办事大臣长庆为哈密帮办大臣，以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穆通阿为叶尔羌办事大臣。

（卷9 页187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（二十七日 1821 1 1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庆祥奏，查明张格尔纠同苏兰奇等谋逆大概情形一折。此案逆裔张格尔，欲图抢复喀什噶尔，与苏兰奇潜通信息，纠结谋逆，苏兰奇煽惑回众，首先接应，烧毁卡伦，残害官兵，是该逆等久蓄逆谋，尚无激变枉杀情事。现在贼氛四散，余党歼擒，惟有张格尔、苏兰奇窜逸未获，断无有因一二逋贼，带领大兵，深入夷地，穷追大索之理。庆祥所办甚是。即晓谕众伯克及布鲁特、安集延等，协力访拿，并悬赏购线，设法诱擒，以正刑诛而靖边圉。其守卡官兵及伯克等，御贼被戕，深堪悯恻，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及卡伦满洲兵十三名，余丁一名，在途被戕满洲兵二名，探信被害绿营兵二名，著该将军即行查明咨部，照阵亡例赐恤，以慰忠魂。至伯克阿布都尔满，于该逆滋事时，首先禀报，被贼拿获，抗言不屈，致被戕害，深知大义，著庆祥查明从前回子伯克内，有效忠尽节者，曾作何褒恤并荫给伊子何职，援照奏请施恩，再降谕旨。又另折参奏，斌静被众伯克公同控告行止不端，并回务章绥善，废员贾炳，与斌静家人张得幅结拜弟兄，倚势婪索，凌辱伯克等款，朕早已料及，实为可恶，大干法纪，斌静、绥善均著革职拿问，交庆祥严刑审讯，其家人张得幅，已经该将军截留带回，废员贾炳，另降谕旨飭拿，迅速解往，庆祥即提同人证，彻底严究，务将所控各款，逐一讯明，按律定拟具奏，不可稍有宽纵，其色普征额于此案如有关涉，即著归案审办，若仅于带兵时办理粗疏，此时且暂缓交议，

俟定案时声明，再降谕旨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(卷9 页193~194)

又谕，据庆祥奏，废员贾炳，前于发遣新疆时，在喀什噶尔地方，与斌静家人张得幅结拜弟兄，及婪索赃款情事，必须归案严究，该废员籍隶直隶，由新疆减释回籍，仍须定地充徒，著该督即行查明废员贾炳，曾否到籍，现在充徒何处，即行饬拿，迅速解往喀什噶尔，交庆祥归案审办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(卷9 页194)

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(二十八日 1821 1 2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松筠奏，回疆各城军台回民，差使繁重，生计疲累，查有喀喇沙尔所属之布古尔、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商民租赁地亩，种植棉花贩卖，获利数倍，莫若官为经理，令该管官颁给牙帖，按例抽税，即将所收税银，量给各城军台当差回子，并吐鲁番所属四佐领回子官兵，于新疆南路有裨等语。新疆南路各城军台回子，及吐鲁番四佐领回子官兵现在是否实有苦累情形，应行调剂之处，其吐鲁番、布古尔、库尔勒三处，有无商民租赁回子地亩种植棉花牟利之事，是否可以颁帖抽税，如何酌定税额，于回民可以两便，不致滋弊，著庆祥会同乌鲁木齐都统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，喀喇沙尔办事大臣，吐鲁番领队大臣，详悉查明，妥议具奏。松筠原折，著发交阅看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(卷9 页195)

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癸未(一日 1821 1 4)

缓征甘肃宜禾县上年被歉带征粮米。

(卷10 页198)

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（三日 1821 1 6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，率诸王、贝勒大臣、文武群臣，谨奉册宝，敬上皇太后尊号。……各处效力赎罪人员，向无定限，多致苦累，殊堪矜悯。著各该管官查系已满三年者，声明犯罪缘由，奏请酌量宽免。

（卷 10 页 200 ~ 201）

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（十日 1821 1 13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庆祥奏，审拟从逆各犯情罪，附参失察之该管伯克，并参奏斌静、色普征额办理草率各一折。此案张格尔与苏兰奇潜通信息，纠结回众谋逆，现讯各犯供词，均称系张格尔因穷苦起意抢复喀什噶尔，但该逆等纠集贼众仅三百余人，一经官兵接仗，即已张皇逃窜，是该逆等鼠窃情形显然，何以遽敢图为不轨，恐另有激变情事，该将军因斌静等已有办理不善之咎，即存化大为小之见，欲将就完案，辄将起衅根由，匿不奏闻，朕办理庶狱，原无成见，不为已甚，亦不能将就了事，第斌静纵容委员家人等苦累回众，前据庆祥等访察，并该回人控告，已有端倪，此时若颺预定案，不将罪状明白宣示，该回众等必心怀不服，以为天朝办事，如此蒙混草率，其何以伸国法而震边陲，且使后来派往之人，益无所儆戒，于新疆全局，大有关系。斌静前已降旨革职拿问，色普征额将捕获各犯，不问名姓全行正法，办理乖谬之至，并着革职拿问，归案审办，该将军务再详细严究，并密加访察，秉公据实审拟具奏，不得稍有不实不尽，自蹈欺隐。其迈玛特里提普等应行正法发遣留质各犯，均著照所拟分别办理，专管回庄之六品哈孜伯克迈玛第敏，七品明伯克岳和普，五品阿奇木伯克特木耳和卓，与苏兰奇纠人策应，毫无觉察，均著革去伯克。统辖回庄之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额依默尔，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拉，失于查察，额依默尔著降为五品伯